

“关盼盼”形象的文学发现与燕子楼故事的生成

王吴毓^{1*}, 韩誉¹

(¹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 关盼盼与燕子楼的故事历经千余年的流传, 从历史片段逐渐演变为融合情感与文化的文学经典。通过梳理唐至清代笔记、诗话、戏曲等多类文本, 可见关盼盼形象自白居易笔下沉默的歌妓, 最终在《全唐诗》中被确立为经典才女的过程。关盼盼的文学形象生成需要结合历史考证, 辨析其身份的历史误植问题, 解释其与张建封、张愔父子关系的讹传成因, 并阐释燕子楼作为文学意象在苏轼、文天祥、秦观、萨都刺等文人书写中的多重内涵与情感寄托。厘清关盼盼形象的发展过程和燕子楼故事生成的历史本相, 也为理解古代女性形象的文学塑造与叙事传播, 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关键词: 关盼盼; 燕子楼; 文本流变; 历史考证; 文化阐释

DOI: <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2.997>

The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Guan Panpan's Image and the Narrative Formation of the Swallow Tower Story

Wang Wuyu^{1*}, Han Yu¹

(¹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Xuzhou, Jiangsu, 2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ory of *Guan Panpan* and the Swallow Tower has evolved over more than a millennium, transforming from a historical fragment into a literary classic infused with emotion and cultural depth.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diverse textual records from the *Tang* to *Qing* dynasties—including anecdotal writings, poetic commentaries, and operatic adaptations—it becomes evident that *Guan Panpan's* image shifted from that of a silent singing girl in *Bai Juyi's* works to her eventual establishment as a classic talented woman in the *Complete Tang Poems*. The formation of *Guan Panpan's* literary persona necessitates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misattribution regarding her identity, explaining the origins of the erroneous accounts surround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Zhang Jianfeng* and his son *Zhang Yin*, and interpreting the Swallow Tower as a literary symbol with multiple layers of meaning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in the writings of literati such as *Su Shi*, *Wen Tianxiang*, *Qin Guan*, and *Sadula*. By deline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an Panpan's* image and elucidating the historical reality behind the story of the Swallow Tower, this study offers an exemplary case for u-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4 年江苏师范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徐州名人故居的文学溯源与价值重塑》阶段性成果 (编号: 202410320103Y)

作者简介: 王吴毓 (2005-), 男, 江苏盐城, 本科, 研究方向: 中国通俗文学研究

韩誉 (2004-), 男, 江苏扬州, 本科, 研究方向: 中国通俗文学研究

通讯作者: 王吴毓, 通讯邮箱: 2918399299@qq.com

nderstanding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narrativ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female figures.

Keywords: *Guan Panpan*; The Swallow Tower; Textual evolutio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引言

关盼盼，唐代徐州名妓，因独居燕子楼十余年、念旧不嫁的事迹，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凄美而具有争议的人物。燕子楼故事最早见于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在宋代以后的笔记、诗话、小说、戏曲中不断演变，形成多重叙事版本。关盼盼的身份归属、她与白居易的关系、燕子楼意象的文化内涵等，历来众说纷纭，成为文学史上持续关注的研究话题。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积累，如石观海探讨了白居易与关盼盼关系的文学建构^[1]，陈志伟对“诗杀”说进行了细致考辨^[2]，胡颖考述了元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的本事渊源^[3]，福本雅一、李寅生等学者则聚焦于燕子楼与张尚书的史地关联^[4]。此外，郭殿崇对关盼盼妾属问题的甄辨^[5]，也从不同角度深化了该论题的研究。然而，现有成果或侧重单一文本考证，或偏于脉络描述，尚缺乏将文本流变、身份误植的文化动因与意象阐释进行有机整合的系统性研究，对故事演变背后的权力话语与性别建构关注不足。本文旨在综合并推进现有研究，从文本流变、身份归属的历史演绎与文学阐释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系统梳理关盼盼与燕子楼故事的生成历程。本文不仅致力于厘清文本流变与身份误植的具体脉络，更着重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接受机制，并尝试引入相关文学理论视角，揭示燕子楼意象如何在历史流变中被赋予日益复杂的文化意蕴。

1 关盼盼形象的文本流变与动因探寻

关盼盼形象的文本流变经历了从诗序到笔记、小说、戏曲的丰富过程。从唐代至清代，关盼盼从一个几乎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普通女子，逐渐演变为才情出众、贞烈可嘉的传奇人物。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深受各时代文人趣味、伦理观念的影响，其演变动因值得深入剖析。

1.1 唐代原型：诗序中的沉默他者

关于历史上真实的关盼盼，记载极少，其生平主要依赖于白居易在《燕子楼三首并序》中的简略描述：

徐州故尚书有爱伎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尽欢而去。迺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缙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其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缙之从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歿，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缙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6]931}。

据白居易所述，关盼盼是徐州故尚书张愔的爱妓，善歌舞，风姿出众。公元804年，白居易任校书郎时途经徐州，受到张愔的宴请，席间关盼盼佐酒助兴，白居易即席赋诗“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赞美她。此后一别，再无音讯。直至十余年后，曾在张愔麾下任职的张仲素来访，向白居易讲述了关盼盼的近况——张愔病逝后，关盼盼因念旧情，独居徐州张氏旧宅中的燕子楼，十余年未嫁。张仲素还带来了自己为关盼盼所作的三首《燕子楼》诗。白居易读后感慨不已，遂和诗三首。这段记载平实而克制，并未涉及任何激烈的戏剧性冲突，更未提及关盼盼之死。关盼盼在此只是一个活在他人叙述中的沉默形象，她的情感与命运，

仅通过张仲素的诗与白居易的和诗间接呈现。

1.2 唐末五代：署名转移与“才女化”开端

然而，从唐末五代开始，关盼盼的故事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异。这一时期编纂的《才调集》中，收录了张仲素《燕子楼》诗中的一首，但署名却被改为“关盼盼”。这一看似不经心的改动，却意义深远：它首次将关盼盼从一个被描写的对象，转变为一个能够创作诗歌的“才女”。这一改动，实则是晚唐五代崇尚才女、雅好艳情诗风的产物，它通过文本的“署名权”转移，主动迎合了读者的接受期待，开启了关盼盼形象“才女化”的进程。

1.3 两宋演进：叙事嫁接与“贞烈”内核的植入

进入北宋，关盼盼的传奇色彩进一步加深。张君房在《丽情集》中记载：

张建封仆射节制武宁，舞妓盼盼，公纳之燕子楼。白乐天使经徐，与诗曰：醉娇无气力，风袅牡丹花。公薨，盼盼誓不他适，多以诗代问答，有诗近三百首，名《燕子楼集》。尝作三诗云：“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长。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软香销一十年。适看鸣雁岳阳回，又覩玄禽过社来。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虫网任从灰^[7]。”

这段记载不仅延续了关盼盼作为诗作者的设定，更夸张地宣称她“有诗近三百首，名《燕子楼集》”。一个原本仅有零星记载的女子，骤然间拥有了庞大的作品集，这显然是文人出于对“才女”想象而进行的艺术创造。同时，《丽情集》还做了一项关键的“嫁接”：它将白居易另一首题为《感故张仆射诸妓》的七绝，纳入到关盼盼的故事脉络中。这首诗写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6]775}。”张君房将这首诗解读为白居易对关盼盼的“赠诗”，并让关盼盼对此作出回应，泣诉自己并非贪生，而是担心殉节会玷污张愔的清名，并和诗一首：“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入深意，刚道泉台不去随^{[8]9119}。”至此，一个包含“赠诗—读诗—泣诉—和诗”环节的完整叙事框架初步形成。

这一改编，反映了宋代城市文化繁荣和理学兴起的背景下，笔记小说对传奇性、故事性与伦理劝诫功能的综合追求。具体而言，以《丽情集》的编撰者张君房为例，其本人为北宋官员、道家学者，著有《云笈七签》，但同时热衷于编纂鬼神变怪之事和此类“丽情”故事集。这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在雅俗文化交融下的复杂趣味：一方面追求轶事传奇的娱乐性与可读性，以迎合日益壮大的市民读者群体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其中植入伦理教化的内核。关盼盼故事中“贞节”元素的凸显，正是编撰者基于其士人身份与时代伦理导向，对原始材料进行主动筛选与意义附加的结果，服务于构建符合士大夫价值观的女性典范这一叙事需求。

关盼盼的“贞节”形象与白居易可能的“讽喻”角色被勾连起来，服务于强化女性贞节观念的社会叙事需求，尽管此时故事尚未出现死亡的结局。关盼盼故事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在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计有功在承袭《丽情集》基本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关键性的“再创作”：

乐天有《和燕子楼诗》，其序云：“徐州张尚书有爱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淮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欢，予因赠诗，落句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复知，兹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诗新，有《燕子楼诗》三首，辞甚婉丽，诘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绘之从事武宁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张尚书既歿，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于今尚在。……后仲素以余诗示盼盼，乃反覆读之，泣曰：‘自

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载之后，人以我公重色，有从死之妾，是玷我公清范也，所以偷生尔。’乃和白公诗云：‘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盼盼得诗后，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诗云：‘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9]。”

他巧妙地将白居易《燕子楼诗序》的原文进行改写，把原本说明张仲素诗是“为盼盼作也”（为盼盼而写），曲解为“乃盼盼所作也”（是盼盼所写），从而在文本层面“坐实”了关盼盼对《燕子楼三首》的著作权。更重要的创造在于，他首次为故事添加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关盼盼在收到白居易的诗（包括被误植的《感故张仆射诸妓》）后，“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临终前还口吟“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的诗句。这一笔，彻底完成了“白居易以诗逼死关盼盼”的叙事建构。这一转折的动因，与南宋以来理学思想深化、对女性节烈要求日趋严苛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个原本关于怀念与坚守的故事，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冲突与殉节结局，关盼盼之死成为彰显“烈女”精神的经典范式，满足了时代对道德典范的文学塑造需求。计有功的叙述极具细节和感染力，使得这一版本迅速成为后世流传的蓝本。

1.4 元明扩散：通俗文学中的范式强化与道德教化

随着“白居易诗杀关盼盼”故事的成型与流传，后世文人大多接受了这一叙事，并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吟咏。从元代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到明代冯梦龙的小说《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关盼盼的故事从文人笔记进入通俗文学，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笔记也继续传播这一说法。《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在死节基础上增衍鬼魂叙事，写关盼盼魂魄与文人钱易的诗文唱和，暗含人鬼恋倾向。戏曲方面如叶奕苞《燕子楼》杂剧、陈娘《燕子楼》传奇，则进一步强化贞节观念，甚至引入果报思想，将关盼盼塑造为“花神下凡”“节烈典范”。这一阶段的流变，体现了叙事文体的交叉影响与商业出版、舞台表演对故事内容的改造，其核心是使关盼盼形象愈发符合大众审美与主流意识形态。明代以后，方志如《徐州府志》将关盼盼列入“烈女传”，文人诗话亦多咏其“贞节”。燕子楼故事逐渐脱离历史原貌，成为道德教化的文学载体。

1.5 清代定型：官修典籍的经典化与“历史”固化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在官方层面为这个长期流传的“故事”盖上了权威的印鉴：

关盼盼，徐州妓也，张建封纳之。张歿，独居彭城故燕子楼，历十余年。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站清范耳。”乃和白诗，旬日不食而卒。诗四首（《燕子楼三首》《和白公诗》）^{[8][9][11]}。

《全唐诗》不仅将《燕子楼三首》的著作权归于关盼盼名下，收录了所谓关盼盼的《和白公诗》，还在其作者小传中直接采用了“白居易赠诗讽其死……旬日不食而卒”的叙述，并错误地将关盼盼的身份认定为张愔之父张建封的妾室。这一官方收录，是文本流变的顶峰，也是权力话语对文学叙事进行经典化的典型例证。它借助官修典籍的权威性，使得本源于文人虚构的故事，被凝固为“信史”，彻底混淆了历史与传说的界限，也反向强化了故事的影响力。

2 关盼盼身份的历史误植与文学演绎

关盼盼形象的形成与她的身份也是密不可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妾属问题上：关盼盼妾属问题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叙事叠加过程，其背后是文献误

读、社会审美偏好与伦理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系统梳理并辨析这一误植过程，不仅是为了澄清史实，更是为了揭示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文化心理机制。

2.1 误植的起源：北宋笔记的讹传与固化

关盼盼的身份误植，其源头可追溯至前文所提到的北宋张君房的《丽情集》。张君房在该书“燕子楼”条目中，明确将关盼盼记为张建封的爱妾，并称张建封纳之于燕子楼。此说一经提出，便因其故事性强烈、符合世俗对才子佳人故事的想象而广为流传。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在记述燕子楼故事时，亦以“张建封妓”为题，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关联。此后，历经元、明、清各代，相当数量的诗词、笔记、方志乃至戏曲小说，皆沿袭此说，将关盼盼视为张建封妾几乎成为通识。元代侯克中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明代梅鼎祚编纂的《青泥莲花记》中的《张建封妾盼盼》以及清代《全唐诗》关盼盼小传等，皆持此论。

2.2 历史考证与辩驳：从陈振孙到现代学者

这一脉络的记载看似绵延不绝，证据凿凿，然而，早在南宋时期，已有学者对此流行说法提出质疑。陈振孙在其《白文公年谱》“贞元二十年甲申”条下明确指出：

燕子楼事，世传为张建封。按建封死在贞元十六年，且其官为司空，非尚书也。尚书乃其子愔。《丽情集》误以为张建封耳。此虽细事，亦可以正千载传闻之谬^[10]。

陈振孙的辩驳基于两个关键史实：一是张建封的卒年，二是白居易任职与游历的时间。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至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中采纳陈说，才逐渐为部分学者所接受。近代以来，随着史学与文学研究的科学化，沈祖棻、朱金城、吴汝煜、李汉超等学者通过细致考证，进一步支持了关盼盼为张愔妾的说法。他们认为，白居易诗序中“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的记载，与张建封的卒年（贞元十六年）及白居易始任校书郎的时间（贞元十九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与张愔镇守徐州的时间（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元年）则完全吻合。通过详细考证白居易任校书郎的具体年份（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及此期间的行踪，指出其唯一一次有可能在徐州受到“张尚书”宴请的时间是贞元二十年春。此时，张建封已去世四年，而张愔正以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的身份镇守徐州。因此，宴请白居易的“张尚书”只能是张愔。序文中“迺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的时间推算（从贞元二十年至元和九年张仲素来访，约十一年，接近一纪），也与此时间线吻合。此外，序中提到告知盼盼始末的张仲素“从事武宁军累年”，而武宁军正是张愔的节度使号，这进一步坐实了张愔与燕子楼故事的直接关联。因此，从白居易的诗序本身，只能推导出关盼盼是宴请他的那位“张尚书”，即张愔的爱妾这一结论。后世许多误记，根源在于未细读白序，或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丽情集》更具故事性的说法，进而对白序进行了误读或附会。本文的考证，正是在充分吸收陈振孙以来，尤其是现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时间、官职与人事关系进行的再次梳理与确认，力图提供比既有考证更清晰、更完整的证据链，从而夯实关盼盼为张愔妾这一结论。

2.3 诗作权的转移：从“为盼盼作”到“盼盼所作”

不仅关盼盼的妾属被张冠李戴，甚至与她紧密相关的《燕子楼三首》诗作的著作权也存在问题。白居易的诗序中“为盼盼作也”的“为”字，应理解为“为了”（去声），而非“是关盼盼所作”。但宋代以来的读者（如张君房、计有功）有意无意地将“为”读作平声，理解为“是”，从而将这三首诗的著作权错误地归于关盼盼名下。这一“移花接木”是关盼盼“才女”形象得以成立的技术关键，它扭曲了文献的原意，却满足了读者对故事主人公才情

的期待。所谓关盼盼因白居易《感故张仆射诸妓》一诗讽其不死殉节而绝食身亡的凄美故事，乃是宋人根据误读后的白居易诗序，并结合《感故张仆射诸妓》一诗，进行文学想象和叙事加工的结果。《感故张仆射诸妓》中的“张仆射”更可能是指声名显赫、且与“仆射”之称联系更紧密的张建封，诗题“诸妓”及诗中“三四枝”也表明感慨对象是复数。因此，这首诗本与关盼盼无涉。宋人将之与燕子楼故事嫁接，创造出“白居易诗杀关盼盼”的戏剧性情节，这既迎合了市井喜好哀艳奇情的心理，也反映了后世文人对前代名流轶事的再创造热情。

这一系列的演变体现了宋代以来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隐含着一种将女性生命价值置于男性道德评判话语之下的叙事逻辑。从身份到诗作再到死因的全面误植与演绎，共同建构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盼盼传奇，而辨析这一过程，正是理解该故事文学生成机制的核心。

3 关盼盼形象与燕子楼意象的文化阐释

3.1 关盼盼形象的性别建构与伦理嬗变

关盼盼的形象，正是在不断重塑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家妓”“诗妓”到“节妓”“烈女”的嬗变。这一嬗变轨迹，清晰地映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性别观念与伦理要求对女性形象书写的深刻塑造。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贞节观念被高度制度化和官方大力旌表，关盼盼“不嫁”与“殉节”的行为被彻底剥离其个人情感内核，纳入国家话语下的“烈女”生产体系。“才”与“德”的关系在此发生演变：早期故事中尚存“才情”与“贞节”的并置，而后期“才”逐渐沦为“德”的附庸或点缀，其形象塑造的核心动机转为服务于强化“妇德”无所不在的权威性。

若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最初，在白居易的记载中，她是一位“善歌舞，雅多风态”的美丽歌妓，其主体性隐没于男性的观赏与叙述之中。随着故事进入小说、诗话领域，她被赋予了卓越的诗才，成为了能够与文人诗词唱和的“才女”，其文化价值得以提升，但依然处于男性文人设定的对话框架内。而到宋代以后，在理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她“念旧不嫁”的行为被日益强调和拔高，其内核从个人情感的忠贞，转向了对夫权与礼教的绝对服从与牺牲。至清代，她甚至被写入地方志的《烈女传》，完成了从情感主体到道德象征的彻底转化。这一嬗变轨迹，清晰地映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性别观念与伦理要求对女性形象书写的深刻塑造。若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关盼盼形象的演变，实质上是其不断被客体化、符号化，进而被纳入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才情、贞节、忠义）中进行表彰的过程，其真实的情感与命运选择空间在叙事中被极大压缩，最终成为一个服务于特定伦理教化的文化符号。

3.2 燕子楼意象的多元诠释：从情爱象征到哲学隐喻

在文学史上，不少文人都以“关盼盼”形象与燕子楼意象入诗、入词，留下诸多耐人寻味的佳作。文天祥曾写过《燕子楼》一诗：

自别张公子，婵娟不下楼。遂令楼上燕，百岁称风流。我游彭城门，来吊楚王阙。问楼在何处，城东草如雪。蛾眉代不乏，埋没安足论。因何张家妾，名与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1]。

在这首诗中，文天祥不再纠缠于关盼盼的才情美貌或与白居易的诗案公案，而是将她的“念旧不嫁”直接比附于“忠臣不事二主”的崇高气节。他在诗中写道：“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这是将关盼盼的个人守节行为，置于“忠义”这一儒家最高道德范畴之下进行观照。在他眼中，燕子楼中的坚守，与朝廷之上的尽忠，具有同构的精神内核。这种解读，极大地强化和纯化了关盼盼形象的道德光环，使其彻底摆脱了风流韵事的底色，一跃成为忠

诚与节义的化身。这不仅是关盼盼形象演变的关键一环，也深刻反映了在宋末家国危亡之际，士大夫将一切个人行为都纳入宏大伦理叙事中进行诠释的迫切心态，体现了“忠臣”与“烈女”在道德象征层面的同构关系。文天祥的诠释，为后来明清时期将关盼盼奉为“烈女”典范，铺平了道德伦理的道路。

作为故事的核心场景，“燕子楼”早已超脱了土木建筑的实体，升华为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文学意象与文化符号。从符号学角度看，“燕子楼”构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能指的复合符号，其意义在历史中经历了持续的滑动与叠加。其初始能指是徐州张氏旧第中的一座具体建筑（物理空间）。随着关盼盼故事的附着，其第一层文学所指确立为一段凄美的爱情与守节故事，指向孤独、忠贞与情感坚守。然而，这一符号并未固化。历代文人的反复题咏，如同不断进行的“符号化”实践，为其叠加了新的所指：苏轼注入“古今如梦”的哲思，使其指向历史虚无与人生幻灭；文天祥赋予“忠义长不没”的比附，使其与家国伦理相通；萨都刺等诗人则强化其作为历史陈迹的沧桑感，触发繁华易逝的慨叹。因此，“燕子楼”的能指（这三个字）始终未变，但其所指链却在“爱情象征—道德载体—历史遗迹—哲学隐喻”之间滑动与扩展，成为一个意义不断增殖的“浮动能指”。最终，它凝固为一个高度凝练、意蕴庞杂的文化记忆符号，不同时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提取所需的意义层面，完成各自的情感投射或思想表达。这一过程生动展现了文学意象如何在跨时代的接受与再创作中，完成其经典化与意义富集。因此，“燕子楼”三字本身，就凝聚了一种凄美、孤寂、恒久等待的诗意氛围。历代文人咏怀燕子楼，不仅是在凭吊关盼盼，更是在这个现成的、充满张力的意象容器中，注入自己关于时间、历史、爱情与生命的种种感慨。楼宇的屡毁屡建，恰似其文学生命的顽强不息；实体的变迁不定，反衬出其作为精神符号的稳固与永恒。

3.3 相关文学作品的比较与审美分析

在众多吟咏燕子楼的文学作品中，苏轼的《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无疑是一座高峰：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欸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12]

苏轼夜宿燕子楼，梦到关盼盼，然而他的词并未止步于香艳的邂逅或简单的同情。他从“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具体怅惘出发，思绪腾跃至“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的浩渺时空。关盼盼的消失、张尚书的逝去，成为他观照历史虚无与人生须臾的切入点。词中“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的结尾，更是将这种观照推向一个充满历史循环感的深邃境界：今日我为古人叹息，他日亦将成为后人叹息的对象。在这里，燕子楼故事被苏轼赋予了强烈的生命感和超越性。个人的悲欢离合被置于宇宙时空的宏大框架下，从而获得了形而上的哲理意味。苏轼透过燕子楼的传奇，表达的是对存在本质的思考，这是一种超越了具体道德评判和情感伤悼的智慧透视，展现了宋代文人典型的理性思辨与旷达胸襟。这也使得燕子楼的文化意蕴，从女性贞节的故事层面，提升到了对普遍人生境遇进行哲学叩问的高度。

据《诚斋诗话》载，苏轼对“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这三句颇为自得，曾以此对比秦观赠妓词《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中“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13]”之句，批评其铺叙过繁，意蕴不足，实则反映出苏轼崇尚含蓄深远、以少总多的美学追求。秦观亦有对关盼盼和燕子楼的书写。其《调笑令·盼盼》以“燕子楼空春色晚，将军一去音容远^[13]”^[106]切入，写“空锁楼中深怨”，同样聚焦于人去楼空的寂寥，却以婉转缠绵的笔调，勾勒出女子独守空楼的深怨与春风重至、人迹杳然的怅惘。虽篇幅短小，但情感细腻，音韵

流转,与苏轼之作在艺术上各具特色,并未见逊色。苏轼对秦观的批评,或许更多源于其对柳永词风影响的不满,以及师徒间艺术观念的微妙差异,实则秦观在不同词作中展现出的多样风貌,正体现了宋代词坛的丰富层次。

3.4 明清时期的道德训诫与意象固化

明清时期,对燕子楼的吟咏往往与强烈的道德表彰相融合。明代薛瑄在诗中赞盼盼“尤知守节度春秋”,徐惟贤更直言其“报主恩名千古在”,并将她与汉代行为放荡的赵飞燕作比,认为“若使赵家飞燕识,幽魂端含有余羞^[14]”。这类诗作鲜明地将盼盼的守节不嫁提升到“忠义”的高度,与臣子忠君报国相类比,使得燕子楼意象负载了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成为教化世风、砥砺名节的文化符号。明清时期,理学与道德伦理的高度发展使得此时“燕子楼”的其美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其道德训诫功能。

与此同时,更多的诗人借燕子楼抒发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苍茫感与人生幻灭感。元代萨都刺在《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中写道:“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15]。”又在《彭城杂咏呈廉公亮金事·其四》诗中感叹:“何处春风燕子楼,断碑落日古城头。画眉人远繁华歇,无数远山生暮愁^[16]。”在他笔下,燕子楼与荒芜的戏马台、落日的古城头并置,个人的情爱悲剧被置于浩瀚的历史兴衰与无情的时光流逝背景之下,从而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人生慨叹——“人生百年如寄”。那楼中曾经的旖旎风流早已随时光消散,只留下断碑残阳与无边的暮愁,触动着每一位凭吊者心中最深处关于繁华易逝、美好难留的共鸣。这类作品,淡化了具体故事的情节,而是紧紧抓住“楼空”“人远”的核心意象,将燕子楼转化为一个触发历史虚无感与生命沉思的诗学空间。

至此,燕子楼意象完成了其意义的多重构建:它既是爱情、贞节的象征,也是历史沧桑的见证,更是生命哲思的触媒。

4 结论

关盼盼与燕子楼故事的生成与演变,典型地呈现了历史片段如何经由文学书写与时代阐释逐步经典化的过程。从白居易诗序中的简约记载,到宋元明清在笔记、诗话、小说、戏曲中的层层演绎,最终在《全唐诗》等官修文献中被固化。这一叙事既反映了各时期文学风尚与伦理观念的塑造力,也揭示了文本传播中接受心理与权力话语的复杂互动。关盼盼形象由家妓而至才女、贞女、烈女的嬗变,以及燕子楼从具体楼台升华为融合爱情、节义、历史与哲思的文化符号,共同彰显出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书写与意象建构的重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文本的累积与改造,更映射出性别、伦理与审美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协商与重构。从白居易笔下的沉默客体,到文人笔记中的才情女子,再到理学语境下的贞节符号,关盼盼形象的每一次转变,都紧密呼应着时代的思想变迁与叙事需求。燕子楼亦从一段情感的物理见证,逐渐演化为一个承载着集体记忆与价值投射的诗意空间。该案例生动说明了文学形象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文本传承,而是一种持续的意义生产与文化实践,其中历史真实、文学想象与价值建构交织互渗。未来研究可在跨文化传播、数字人文分析与跨媒介叙事比较等方向上继续推进,进一步挖掘其在文学史与文化记忆研究中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石观海. 白居易与关盼盼[J]. 珠江论丛, 2020, (01): 104-117.
- [2] 陈志伟, 王婧微. 白居易“诗杀”关盼盼考辨[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8(04): 5-11.
- [3] 胡颖. 元佚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本事考[J]. 兰州学刊, 2002, (06): 96-97.
- [4] 福本雅一, 李寅生. 燕子楼与张尚书[J]. 河池学院学报, 2007, (06): 15-22

- [5] 郭殿崇. 关盼盼妾属甄辨[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6, (04): 24-29.
- [6] [唐]白居易, 著. 朱金城, 笺校. 白居易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775+931.
- [7] [清]永瑢, 纪昀, 纂修. 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湾地区: 商务印书馆, 1986, (873): 488.
- [8] 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9119.
- [9] [宋]计有功, 撰. 王仲镛, 校笺. 王大厚, 补笺. 唐诗纪事校笺(增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5.
- [10] [清]永瑢, 纪昀, 纂修. 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 1986, (1081): 34.
- [11] [宋]文天祥, 著. 王云五, 编纂. 文山先生全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 [12] 陈迥冬, 选注. 苏轼词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50.
- [13] [宋]秦观, 著. 秦观词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2+106.
- [14] 李春燕. 燕子意象与燕子楼故事的文化意蕴[J]. 天中学刊, 2012, 27(03): 28-31.
- [15] 唐圭璋, 编. 全金元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1092.
- [16] [元]萨都刺, 著. 雁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15.